

人世間

寻表记

邵明媚

“妈妈，我的手表在你那儿吗？”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儿子趴在床头问。记得在诊室门口，儿子把防晒衣脱下来递给了爸爸，手表一同摘下的。

“是不是给了爸爸？”

“没有。爸爸那儿没有。”

“那就落在医院里了，赶快回去找吧。”

“找什么找，肯定没有了。”爸爸的口气里是毋庸置疑的否定。几年前，一次去海边玩，我走出沙滩换鞋，要提水冲脚上的沙子，就把手机落在了船木栅栏缝里。待回去找，已然不见。通讯录、聊天记录，最重要的是儿子的影像记录，就那么丢了，至今心痛。

说不定还在，一来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小时，二来给孩子用的电话手表有定位，显示还在医院，三来不值几个钱……就跑一趟呗，或许有好心人捡起，交给了护士站或者保安室。

“妈妈，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儿子的声音高扬着，从电话另一头传过来。

“待诊区没有人，护士站也没有。”爸爸的声音裹着热浪翻涌。

“找保安问问，请他们帮忙查下监控？”我做出“指示”。

“这么大个医院，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能有空？”

“问问呗。”身体极度不舒服的我，气若游丝，几乎说不出话来。晕晕迷迷中，似乎进了一座树林，雾气很重，雾林深处，隐约有音乐在响。越来越响……哦，是我的电话响。

“保安不给查，说得报警。”爸爸的声音里热浪更凶。

“那就报警。”

“报警啊？小东西没几个钱，天儿这么热，多少大案子还忙不过来呢。就算发现了拿走的人，又不认识，上哪儿找去？”

是啊，值当麻烦警察吗？我给在医院里当保安的同学打去电话，想请他帮帮忙。同学恰好不在医院，明白情况后不客气地批评我：人家警察管你这些个？丢了东西，你自己的责任啊，谁让你不好好保管？医院里到处都贴的警示牌，“保管好财务”，没看见吗？

同学的连番质问，让我哑口。回想却有些气愤：有罪的不是拾金而昧者，难道是受害者？

我捂着脑袋呻吟，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高考后上大学，去派出所迁户口，警察狭长冷硬的脸；东屋大爷家的牛半夜给人牵走，去报警，敲半天门毫无应答……都是陈年旧事。早就不这样了吧，天天都能见到警察，尤其是在路口忙碌的交警。早晚，夏冬，雨雪，越是恶劣天气，越是路堵难走，越是能看见他们。暑天炎热，真想给他们送根冰棒。烟台的冬天风大，能把人卷跑，他们站岗的路口更是风口，站不住的摇摆。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老百姓遇见事儿，不找警察找谁呢？我打去电话，让爸爸报警。

警察很快来了，眼光如电，将他爷俩上下扫视一番，问：“上午也是穿的这身衣服吗？”天热，中午回家俩人都换了衣服。听清俩人上午的穿着和手表丢失的时间段，警察同志就进了监控室。没多久，爸爸来电话说，手表找到了。警察同志从监控里清楚看到儿子进诊室的时候手里拿着手表，出来的时候手里空空。俩人推开诊室门，窗台上，蓝色的手表赫然入目。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的头也不那么疼了。庆幸的同时不禁想，挺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之前我们想了那么多？

或许我们习惯了做最坏打算的时候，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最终为什么又舍弃烦乱思绪选择了果断为之？因为我们心里总还是怀着最大的希望，总还是相信光明在人间。

流年记

鸡蛋的记忆

鲁从娟

早饭已接近尾声，可碟里的四个煮鸡蛋还剩下仨。另外一个，被张老太吃了。张老太又拿起一个鸡蛋“啪啪”敲了两下，剥去壳儿，递给孙女。孙女摆摆手，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张老太又把鸡蛋递给儿子，儿子说，先放那吧。儿媳为缓和气氛，赶紧把鸡蛋接过来，可她早已一杯牛奶喝光，一块面包下肚。鸡蛋，还是被冷落在桌子上。

儿媳出门前，不忘叮嘱婆婆张老太一句：给小福宝吃个蛋黄。福宝是他们家养的一条可爱的宠物狗。张老太拿起那个剥了皮的鸡蛋，掰开晶莹剔透的蛋清，露出了蛋黄娇羞的脸蛋儿。先吃蛋清，再吃蛋黄，这是张老太最喜欢的吃法，蛋清良盈盈的，蛋黄香喷喷的，多好吃的东西啊，可小辈们为什么不喜欢吃呢？张老太给福宝吃了半个蛋黄，然后点着狗头嗔怪：你个小狗崽子，比以前的人吃得还好。

一枚鸡蛋，勾起张老太满满的回忆。

张老太有四个孩子，做了四次月子，吃的鸡蛋能数得过来。她记得很清楚，生大闺女时吃了十几个鸡蛋，生二闺女时，公婆嫌弃又是个丫头片子，只伺候了媳妇三天。别说鸡蛋了，饭都没吃饱。有亲朋送来的鸡蛋，大多被涂上一抹红回礼了，月子里连个鸡蛋毛也没见着。好在后面一连生了俩儿子，月子里好歹吃了几十个鸡蛋。张老太永远忘不了鸡蛋那好吃的滋味，一碗金黄的小米粥里，窝着两个剥去壳的鸡蛋，上面一勺红糖晕染开层层涟漪，扑鼻的香味丝丝缕缕直往鼻子里钻。喝一口小米粥，吃一口鸡蛋，那叫一个香甜！这一口，是张老太一生的最爱。如今她已是鲐背之年，仍会隔三差五吃上一顿。

俗话说，卖席的老汉铺光床，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真是不假，以前，张老太每年都养十几只母鸡，可下的蛋根本到不了自家嘴里。哪个娃生病了，才捞着吃个煮鸡蛋。那绝对是一件因祸得福的事儿，孩子会把鸡蛋握在手里，左看右看，上看看下，怎么也看不够。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将皮剥掉，先用舌头舔上一番，然后突然张开大嘴，狼吞虎咽起来。张老太还记得，小儿子有一次被蛋黄噎得直翻白眼，差点背过气去。

孩他二舅家的儿媳添了个男娃，刚送去两把鸡蛋。街坊三婶家的儿媳也快生了，还有房后的二大爷，前些日子房子漏雨，多亏他帮忙苦盖。张老太心里惦记着这事，想着送两把鸡蛋给

二大爷补补身子。还有，盐罐子也快空了，煤油灯里的煤油也快燃尽，火柴还剩了半盒……明天逢大集，得赶紧去卖两把鸡蛋换点零花钱。张老太从碗柜床底下搬出小纸罐，数了数，28个鸡蛋，还差两个才能凑够三把（方言，一把10个）。于是她跑到邻居婶子家借来两个，组上。张老太曾把这事说给孙女听，孙女云淡风轻地笑了笑，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以前，街坊邻里互相借鸡蛋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比如说家里忽然来亲戚了，去邻居家借俩鸡蛋炒个菜；走亲戚时，家里鸡蛋罐里亏空，去邻居家先借了应急，等鸡下了蛋再还上。嫌鸡下蛋太慢，张老太就打发孩子去河里摸鱼虾，去田野捉虫子，给鸡加营养。那些老母鸡，在张老太眼里简直就是一张活期存单啊！张老太天天盯着鸡屁股，每天早晨母鸡出笼时，摸摸这只，摸摸那只，哪只鸡今天能下蛋，她一摸便知。她把有蛋的鸡放进笼子里，下完蛋再放出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仅人活得不容易，就连鸡都有压力，它们的肚子有任务，肩上有担子。

张老太已经很多年没有养鸡了。她经常自言自语：不养鸡，反倒能敞开肚皮吃鸡蛋了。有一次，儿子领着张老太去逛小市，路过一家粮油店，一辆货车正在卸鸡蛋。张老太看到粮店门口一筐筐鸡蛋擦成一座小山，顿时两眼放光，禁不住喊出了声：我的天呐，这么多鸡蛋，啧啧啧！她像孩童似的天真地说，这要是能颠倒颠倒，把这些鸡蛋匀一些给过去的日子，那该多好！有了鸡蛋，饭桌上就丰盛了，炒鸡蛋，荷包蛋、煎鸡蛋、茶叶蛋、冲蛋花、蒸蛋糕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走亲戚有礼品了，还人情也有东西送了。总之，家里鸡蛋充足，那小日子还不得唱着过？对了，赶集也得多捎几把，卖了钱置办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再给娃娃们做身新衣裳……

福宝靠在她腿上蹭痒痒，张老太抱起它，目光又落在碗里剩下的两个煮鸡蛋上。鸡蛋个头不大，但在张老太的眼里却散发着光芒。它不只是个鸡蛋，而是一道通用食材，是以前那个年代里，除了肉之外唯一可以称得上是“荤”的一道菜。张老太感叹一番，抚摸着乖巧的福宝，自言自语：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鸡蛋能随便吃个够！张老太越想越高兴，那爬满皱纹的脸，像一朵绽开的花。

诗歌港

乡村夏日(外一首)

蔡同伟

阵阵清爽柔风
冲淡了时空的热浪
乐得青枝上的绿叶
轻轻拍起巴掌
知了的赛歌会尚未谢幕
青蛙的唱声就响亮登场
成群结队的麻雀
行进在回家的路上
蜂蝶却不慌不忙
依然缠绵花儿的芬芳
谁家的小花猫
顺着墙根悠闲溜达
谁家的大黄狗
伸着舌头串街走巷
收工的老汉肩扛银锄
锋刃闪闪映亮脊梁
牧归的姑娘甩起长鞭
赶着白云和夕阳走下山岗
串串喇叭花爬在墙头
将小院的日子吹得茁壮
缕缕炊烟升腾起乡情
乡村到处弥漫着吉祥

夏天的雨

夏天的雨
说来就来 说去就去
常常让人措手不及
酣畅淋漓的激情
把闷热的生活淋湿
清新和凉爽
浸润广阔天地
山坡的野花
笑得更加艳丽
田野的大豆 玉米
兴奋得窃窃私语
高粱沿着乡情的高度
蹭蹭拔节而起
遍野的蛙鸣
鼓噪出芬芳气息
闲不住的乡亲
攥紧湿漉漉的农事
哦 夏天的雨
泼洒生机活力
滋养着茁壮季节
孕育出碧绿欣喜

老家

王守锦

一扇窗户，盛放着月光和星光
一个院子，装满生活的长声和短声
每每风吹过
总会带来乡音的呼唤
模糊了半掩的院门
各种情绪蔓延 落在心里
收拾着被遗忘的角落
那些老照片
瞬间就喊出了乳名
静静地站着
那声还飘在岁月里的呼唤
把我带上了回家的路